

# 菜场摆摊18年 46岁“三姐” 已经出了三本书

2023年的最后一天，陈慧出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三本书——《在菜场，在人间》。

当记者联系上这位被称为“菜场作家”的46岁女子时，她一边麻利地把菜场和家的定位发过来，一边用微信语音大声又有些腼腆地说：自己还从来没有跟人在菜场讨论过文学呢！

次日清晨，当记者来到余姚梁弄菜市场时，只用了不到五分钟就找到了在小推车前跳健身操的陈慧。见面第一句话，她说：“不要叫我老师，叫我三姐就可以，大家都这么叫的。”



## 从如皋的女儿 到梁弄的阿三

“三，筷子有哦？”“阿三，给我一块钱的创可贴”……来到余姚梁弄镇，如果你要打听女作家陈慧恐怕不太容易，但找一个叫阿三的日用百货小贩，只需要随便拉上一个路人问问，一定会有结果。

陈慧在家中排行第三，阿三是她的乳名。“这里的人都认识我。在梁弄镇，我卖东西的名气比我出书的名气大。”

当记者在梁弄菜市场路口和陈慧一起摆摊闲聊时，几乎每隔不到十分钟就会被打断，热水瓶塞、苍蝇拍、打火机……小镇的清晨属于挎着菜篮的居民，无论买与不买，他们都会在陈慧的小车前停下来寒暄几句。

然而，这份老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陈慧悄悄告诉记者，摆摊的头两年，自己羞怯得连头也不敢抬。

陈慧出生在江苏如皋的一个传统家庭，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严格的父母把三女一子都教育成“过生活的好把式”。但年轻时陈慧不幸患上疾病，26岁的春天，缠绵病榻数年不见起色的她，来到嫁至梁弄镇的姨妈家养病。这个来自苏中平原的女孩对浙东丘陵的灵秀山水充满好奇，在邻居的撮合下，竟意外地在梁弄镇扎下了根。

当时，陈慧的丈夫在市区上班，一周只回来一趟，看管孩子和补贴家用的重担全落在她的肩上，在菜场摆摊恰好能权衡这两项责任。

2006年的初夏，剖宫产才九个月的陈慧，就跑去菜场摆起了地摊。每天凌晨三点，她把睡梦中的孩子抱给婆婆，穿过漆黑的巷子去争抢摆摊的位置——去晚了就占不到地方。

如此强撑两个月后，陈慧扛不住了。恰好此时，她遇到一位推着车做流动生意的安徽男人。灵光一闪，陈慧回家把儿子睡觉用的旧童车改装成一辆简易手推车，这样，既不用争抢位置，还提高了生意的灵活性。

当陈慧沉浸在每晚能多睡两个小时的喜悦中时，她大概还不会想到，这辆装满百

货的小推车，自己一推就是十八年。

从此，江苏如皋市远嫁的女儿，变成了梁弄镇居民口中走街串巷的小贩阿三。

## 象牙塔和菜篮子 平凡人的精神自洽

凌晨四点二十分起床，喝杯热水，顺手把早饭做好，看半小时书，六点推着装满百货的手推车前往菜场。上午结束工作后，再把两百多斤的手推车推到菜场附近的姨妈家，补齐卖掉的货物。下午则是午休，阅读和写作。

如果没有记者的到访，这就是陈慧的日常一天。

收摊后，她用摩托车把记者载回东溪村的家里。陈慧做饭的间隙，记者参观了这栋她亲手盖起的小屋，家中最醒目的是三个书柜，放的全是她的藏书。汪曾祺散文、孙犁全集、苏童的《黄雀记》、莫言的《蛙》，还有数期《小说月报》……

多年以来，阅读一直在陈慧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

“没有输入哪来输出？没有阅读一切都是白搭。我如果刷三天短视频，脑子里空空如也，要是读三天书，写东西的感觉就很不一样。”

最开始，陈慧每次到余姚南门批发市场进货时，都会到汽车站对面的绿皮售报亭买本《读者》或者《青年文摘》。她坦诚地告诉记者，阅读和写作不仅是她的爱好，更是自我纾解情绪的一种方式。

“当时我的生活并不如意，我不会打麻将，逛街则要花钱，只有阅读和写作几乎不要什么成本，也不影响其他人。”至今，陈慧仍然认为阅读和写作是一种和自我和解的能力。

2010年，儿子上了幼儿园，陈慧下午带孩子的时间便空了出来。于是，她开始尝试在QQ空间写一些日记般自娱自乐的文字，童年旧事、花草动物都进入她的笔下。她自称当时的写作是“黑夜里射乱箭”——没有明确方向和目的。

机缘来自互联网。当时，一群余姚的文学爱好者在余姚新闻网阿拉社区的舜江文苑形成了一个文学阵地，在朋友的鼓励下，陈慧把自己QQ空间里的几篇文章贴了上去，很快引起了论坛版主沈春儿和当时宁波市作协副主席谢志强的注意。

当辗转在菜场找到正在摆摊的陈慧时，沈春儿着实吃了一惊。起初，她和不少网上的读者一样，认为这位作者至少也是个坐办公室的职员。而谢志强在见到陈慧后，给她的文学道路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不要再看地摊文学，多看看汪曾祺和孙犁的小说，在阅读和学习中形成自己的风格。

2016年，陈慧注册了一个名为“陈慧家的后花园”的微信公众号，为了保持原创的动力，坚持每周至少一更，截至本稿发布时，她已写下587篇原创内容。

时间没有辜负这个充满灵性的写作者。2018年，在宁波市政府“文学精品扶持

项目”的帮助下，她把33个温情又残酷的人生故事集集成册，出版了《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2021年出版的《世间的小儿女》中，陈慧则以童年的苏中平原和远嫁的浙东小镇为背景，描画其养父、养母和邻居，以及在小镇菜场中摆摊时遇见的各种人的命运。

## 当劳动者自我书写时 他们在写什么？

“我不回避我是个小贩，就像我不宣扬我的写作一样。”

采访的过程中，搬货、讲价、收银，陈慧手中的活一刻都没有停下过，“中央电视台来采访我，我也是照样出摊收摊。这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工作，它是我对这个社会的瞭望口。”

陈慧从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写作只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尽管如此，陈慧和她的写作实际上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学力量。如果关注2023年的文学版图，“劳动者的自我书写”在非虚构作品中的位置格外耀眼。

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与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成为现象级作品。“外卖诗人”王计兵与“快递小哥”胡安焉等越来越多的非专业写作者（或者“野生作家”）与陈慧一起进入广大读者的视野。

这种独特的文学质感，同样存在于陈慧的笔下，翻开她的新作《在菜场，在人间》，鲜活的人物和人间烟火气跃然纸上：包子铺的师傅、杀猪贩肉的屠夫、头脑灵活的捕蛇人、收废品的“破烂王”……陈慧笔下，是喧闹菜场中的众生相，同时，她还表示，自己所写下的，一定是有人性闪光点的平凡人。

陈慧告诉记者，自己一开始还有思想包袱，出第二本书时，觉得自己一直在写人物，读者会不会审美疲劳？编辑苗梁婕鼓励她，但其实你一直在写不一样的人。陈慧说：“我回过味来，是啊！论单调和重复，我们一天三餐吃的不是米饭吗？我的文学道路一直有人在肯定我，包括微信上的许多读者，这是我走下去的重要动力。”

这个质朴的女子用生活中最平凡的道理与自己达成了和解。对她而言，自己扎根于菜市场，勤勉地谋求生活的保障，也记录着平凡人的温情或悲伤，烟火气十足的菜市场，是个付出就有回报的好地方，这是她创作的根。

当劳动者开始自我书写时，他们写下了什么？除了向陈慧的书中去寻求答案外，她公众号的简介或许就是最好的回答：看一个常年扎根于某菜市场的女二道贩子写趣事趣谈，写花鸟虫鱼，写市井百态，写红尘温暖，写你我身边的普通人，用心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来源：浙江新闻）

